

生活語錄

吳康民 著名女作家楊絳以一百零四歲高齡辭世。這位多才多藝的楊絳以小說《洗澡》、散文集《乾校六記》和《我們仨》等著名於世。而且一門三傑，夫君錢鍾書、女兒錢瑗都以寫作著稱。錢鍾書的《圍城》，更是我們年輕時很欣賞的小說。楊絳畢業於蘇州大學，與費孝通同班。後入清華研究院，結識錢鍾書並結成夫婦，又偕同去英、法留學。女兒錢瑗，則在他們留學英國時出生。

讀《我們仨》

楊絳精通英、法語言。為要翻譯著名的西班牙小說《堂吉珂德》，又自學了西班牙語。她譯的《堂吉珂德》，被認為是優秀的翻譯佳作。此譯本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，西班牙國王訪問中國時，被作為禮物贈送。中國女作家的散文素以有樸素而真摯的情感著稱。前有丁玲、冰心等，後則有楊絳。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 天命以前曾經撰文討論過一位女模特的「女生面相」，其眉目之間散發英氣，五官棱角分明，不像我們給一般傳統女性定位的溫柔嫵媚，但她正憑借自己外貌的特色，在行業中混得風生水起。

天后的面相

「女生面相」的例子，我們其實也能在其他藝人身上看到。天后王菲的寶貝女兒出唱碟，令這個家庭佔據傳媒不少版面。眼大、鼻大、嘴大加額大而有肉包，是典型的「女生面相」。這種面相，在古代其實是凶相的一種，傳統相學中，會認為女生男相的人，大多會在感情路上較為坎坷。如果說代入王菲的生活去看，也能看出，其感情生活的確並非一帆風順。

古代會把女生男相視為不祥的面相，是因為覺得這會帶來姻緣的不幸。但在現代社會，這樣的「不祥預示」早已被打破。而事實上王菲雖然有面對過不少坎坷，但也沒有放棄對感情、緣分的追求。相比於不少因為一兩次挫折就把愛情判了死刑的人，她又怎麼會是「消極」的代表？

天命不禁思考，為何古代會把女生男相，或者是「女生男聲」視為破相、不吉利的象徵呢？也許這在眼人眼中，破壞了「和諧」，違背了中庸之道。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到了現代社會，我們似乎容不下中性打扮的女生，有時亦會對打扮比較女性化的男性側目。

平實的文字，感性的敘述，就是一些生活瑣事，在她娓娓道來，仍然引人入勝。楊絳在《我們仨》中已有兩位離世之後，深居簡出，直到九十二歲高齡之後，方才重新提筆，寫出這本《我們仨》，一時成為全國暢銷書。老人以一百零四歲辭世，真是「福壽全歸」。

得一枚金質獎章和一張獎狀。獎章正面展示一個諾貝爾的頭像，以及他的生平日期。獎章的反面是一個男子坐在月桂樹下傾聽穆塞斯的歌聲而受到啟示，還把歌聲記錄下來。這個圖像是出自羅馬詩人維吉爾(Virgil)的史詩《伊尼德》(Aeneid)中的第六歌——「展示出各種創作發明和藝術對生活的提升作用。」——底下鐫刻的是得獎作家的姓名，周圍則是字母ACAD和SUEC，是瑞典學院的簡寫。

諾貝爾文學獎的金章

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，以精簡見稱。歷史上最短的頒獎詞是一九七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哈羅德·馬丁松(Harry Martinson)，他的頒獎詞只有一句話：「因為他的寫作捕捉珍珠和映射宇宙。」

得一枚金質獎章和一張獎狀。獎章正面展示一個諾貝爾的頭像，以及他的生平日期。獎章的反面是一個男子坐在月桂樹下傾聽穆塞斯的歌聲而受到啟示，還把歌聲記錄下來。這個圖像是出自羅馬詩人維吉爾(Virgil)的史詩《伊尼德》(Aeneid)中的第六歌——「展示出各種創作發明和藝術對生活的提升作用。」——底下鐫刻的是得獎作家的姓名，周圍則是字母ACAD和SUEC，是瑞典學院的簡寫。

有一種語錄叫「白說」

楊絳先生走了，她的「經典語錄」卻熱了起來，被朋友圍刷屏，引發前所未有的轉發。有網友說，這與讀書多少無關，與文學素養無關，闡發的是對先生的悼念。從《稱心如意》到《幹校六記》，從《我們仨》再到《走到人生邊上：自問自答》，先生的作品有多少人真正完整讀過，似乎已不重要，但是，有一點絕不能忽略的，是那些滑過指尖、蘊含情感的經典語錄是出自她的手嗎？經過查實，多個版本署名的手寫體《一百歲感言》並非楊絳本人所作。

看到這裡，我不禁一陣臉紅。今年以來，我們先後送別了老藝術家閻肅、茅盾文學獎得主陳忠實、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葆玖和李世濟，以及文學大師楊絳。每有文壇名家去世，總會掀起一陣陣語錄熱潮，追憶或緬懷他們當年的話語本身也是一種敬重，然而，不分真假、盲目跟從的轉發便顯得過猶不及了。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當下社會的浮躁症候群：太急於表達、太急功近利、太缺乏常識與人性。很多人被「忙、忙、忙」纏身，無暇靜心閱讀，更沒有獨處的時間，卻出於面子與身份，不得不趕鴨子上架，硬裝門面，因此，名人名家的語錄、文學作品的句子，就成為順手端來的營養「雞湯」、「補鈣」佳品，殊不知，這些東西有毒，反而貽誤自身。

可見，在今天，我們不僅要了解大師與前輩說過哪些話，更要善於分辨他們根本沒有說過的話。或許說，這件事存在一定的難度，但是只要有常識、有所了解，就能警覺與釐清。以去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屠呦呦女士來說，

課檢討的文學院教授王萬森，他把治學看得比生命還重要。回到我們，要想變得強大起來，應該懂得並深諳，勵志不是伸手索取，而是回到內在求安；勵志不是向外求勝，而是回歸心靈安寧。通過艱苦磨礪與不怕失敗而不斷嘗試，耐得住寂寞，忍得住委屈，扛得住壓力，當累積到一定程度，成果自然會呈現。正如專欄作家六六說道：「女人的強大，其實就是求仁得仁。」此語簡短精悍，耐人尋味。

對於名人名家的語錄，過度的轉發與追捧，其實也是一股虛火，即帶着光環看人，遮蔽到正常的視角。「金無足赤，人無完人」，成就再大的名人，也會有弱點與缺陷，因此拔高與放大就會陷入道德極端，有失本心。這讓我想起近日一篇悼念陳炎先生的文章《哲人陳炎》，他是著名美學學者、長江學者特聘教授、山東大學副校長。文章照例回顧了他生前取得的成就，也公開袒露了他生前給友人的短信，道出病中的懺悔：「……我們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，萬物都與我們相聯。我們如果將自己與萬物隔絕開來、對立起來，就是燒一千炷香、磕一萬個頭，也得不到佛的保佑。因為那就從根本上背離了我佛悲天憫人的初衷。所以，真心向佛，不是要穿什麼袈裟、剃什麼頭髮，而是要改變自己與萬物的關係，說得徹底一點兒，就是要淡化乃至消弭自我！這種淡化和消弭，要從一點一滴做起，逐漸改變我們對金錢觀念、財產觀念、名利觀念、男女觀念的看法，使自己在精神上獲得解脫。」此人生感悟，實在難能可貴，是寫給自己，也是留給後人的精神財富。

斯人已去，向上的精神永存。而那些活躍在文化圈子的名人，他們的「語錄」同樣也經常中槍。央視主持人白岩松就是其中一位，他在作品《白說》中澄清：「我沒開過微博，也至今未上

微信，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互聯網上署名『白岩松』的言論愈來愈多。曾經有好玩的媒體拿出一些讓我驗真偽，竟有一半以上與我完全無關。」最有意思的是，「有些『語錄』頭兩句是我說的，後幾句才徹底不是，讓我自己都看着猶豫。」連名人自己都很難一下子辨清，旁觀者何德何能端坐雞湯一飲而盡呢？怎麼說也是冒險的事情。他給書起名為《白說》，也是一種善意的提醒：說話這件事兒，不那麼好玩，聽別人說話，更要謹慎一些。記得當年採訪啟功先生，白岩松問道：「琉璃廠常見署名『啟功』的書法作品在出售，二三十塊錢一幅，怎麼判斷是您寫的呢？」啟功先生回答：「寫得好的不是我的；寫得不好的，可能還真是我的。」幽默的話語中，充滿大智慧與大包容，給人以啟迪。

有多少偽雞湯，就有多少飢渴症。得來的太容易，其品質一定難得保證。這就是獨立思考、學會理性的必須。對此，博爾赫斯的忠告，我覺得很是受用：「我們痛心地承認，我們對於一行文字的评价不可能是最終的意見。如果說我們的信念不寄于整章，或是寄于整段。在這裡，不可避免地要提起荷蘭人文學家伊拉斯謨，他不信任格言，總要究其來龍去脈。」不信任不等於不尊重，而是高度的嚴謹與負責，對於現代人，這種苛責屬於稀世珍寶。



屠呦呦 資料圖片

倪震擊退情敵毒招

倪震早已賣掉《YES-1》獲利，新老閩籍《YES-1》二十五周年大搞宣傳亮品牌，特地邀請錫明出席「YES-1二十五周年演唱會」，同時也邀請倪震到場看騷，倪震一於少理缺席，與劉錫明緣慳一面，原來劉錫明雖被倪震罵個個無完膚，他卻從未見過倪震，多年來也沒見過倪震。

肝中毒因服中藥？

但堂堂大學教授不也是這樣做「科學研究」且大肆宣揚嗎？究竟肝中毒的病因是為肝不好，所以找中藥調理，還是因為中藥而令他肝不好呢？最驚訝是原來七成病人是乙型肝炎病毒帶毒者。西醫以病毒及病菌作為醫療基點，你不清楚你命名的這個病的原因為何，卻把他生病的因由扣到吃中藥的帽子上去，但又沒有說明中醫的藥理為何會令肝中毒。那我們可不可以說他們百分之有喝過水呢？會否是他們的水有問題？

艾葉麵香

端午的粽子香於我而言，仍然比不過艾葉香。在傳統的中國家庭裡，艾是必備之物。家有三年艾，郎中不用來。艾是中國最古老的一種醫術，灸上一灸，可溫經散寒，行氣活血，對於風寒濕痺、肌肉酸痛、關節疼痛都是有效的。除此之外，艾香還有一種妙用。

路地視察

上個月有新聞報道，「肝臟科專家首次公佈本港過去二十五年的換肝病人數」，據分析顯示，百分之八個案，即一百人與服用中藥有關。這批病人肝中毒導致要換肝，部分人肝衰竭嚴重。他們共同特點是病發前一段時期服用中藥，當中七成病人同為乙型肝炎病毒帶毒者。